

第三章 马心心的求职综合症

本章语录：

※ 有时候，马心心都想过加入毕婚一族，找个成功男性就嫁了得了。

※ 偶尔出差，开阔视野，纵览祖国大好河山，感悟各地风土人情，简直是公款旅游。这待遇，差点儿赶上公务员了。

※ 她知道和用人单位的战争，她注定是防守的一方。

马心心毕业的学校不是北大、北师大、人大那样的名校。

她已经就业的师姐，人均薪酬不过 2000 元左右；同届同学找到工作的，最低薪酬竟有仅仅 1300 元一个月的。

有人说，中文这个专业就是万金油。虽然号称有“专业”，其实一点也不专业。

在中国，是个初中生，就能读书看报；认识两三千个汉字，就敢瞧不起鲁迅了。为嘛，这厮写的字不全是我也认识的吗？他讲的话，虽然有些拗口，不也是我辈能基本明白其段落大意的吗？有啥了不起！

还有人研究后发现，所谓的中文系，从来培养不出一个作家来。

有个著名作家叫陈建功的，倒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。可人家在上大学之前，被下放到北京西山挖了近 10 年煤，自那时起，就发表了不少小说，轰动文坛了。

当然，马心心从未把自己和什么作家联系在一起。

她爱看小说，是一回事；但要拿起笔来写小说，就是另一回事了。

当务之急，马心心需要的是把自己推销出去，能有一张自己的办公桌，每个月能到财务室里待上十分钟二十分钟，领到属于自己的那一叠人民币。

或者，财务人员按时把一串数字输到自己的工资卡，然后请自己在工资单上签



下大名。

当然,如果需要,只要能领到钱,在那张小白纸条上摁手印都行。

马心心七月份被变相赶出了学习、生活、战斗了四年之久的学校,一直住在海淀田村一个小平房里。

她不喜和人合住,她有闹中取静的性格。

那间小屋,不足8平方米,仅能放置一床一桌而已。

那段时间,她买了一本《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》,读到心酸处,竟潜然泪下。

是的,马心心必须有个办公桌。

三个月了,她一直在求职中。

东城、西城,海淀、朝阳,丰台、大兴,最后长途奔袭竟到了延庆和怀柔。

就这样奔波着。

酷暑难耐。

挤地铁、坐公交,倒车时还要步行。

赶到用人单位,先到大堂洗手间洗把脸,把汗渍去除,略施淡妆,故作镇定,直奔电梯。

几轮残酷拼杀,一声不温不火、不咸不淡的“你回去等消息吧”,直到音信全无。

当然,马心心的名字有两个“心”字,说明她心大,心宽,心气盛。

先是微软、谷歌这样的世界顶尖名企,再是联想、神华这样的国内名企。

十几轮面试下来,无一而果。

失去的是工作机会,得到的是丰富的面试经验以及心灵伤害。

渐渐地,马心心的心态有了变化。

一方面,是脸皮厚了,胆子大了。大不了一死,何足惧矣!不就是不给回音,从此和名企生死两茫茫——虽然马心心一直企图和这些名企相看两不厌。

另一方面,马心心怀疑自己得了抑郁症。

常常是莫名的空虚,莫名的烦躁,莫名的苦恼。

而且总发生在下半夜。

我错了吗?我是不是定位太高,才屡屡碰壁?

可我是马心心啊!

我虽然高考失利,未能进入北大,但我也是堂堂一本;我在学校里可是风云人物,学生会的头儿、登山协会的会长啊!

难道,真的是高分低能吗?



真的是学习能力并不代表工作能力吗？

为什么不能给我个展现实力的机会呢？

就一个试用期的机会啊！行不？

有时候，马心心都想过加入毕婚一族，找个成功男性就嫁了得了。

可是，放眼一望，天下乌鸦一般黑，天下男人也如此。

马心心是“胸怀男人”，却唯我独尊！

马心心，身高一米六九，马尾辫，那一缕长条黑发，曾让多少晚自习的男生心旷神怡。可这些男孩，手捧书本，心在伊人；未曾开言，无疾而终。

如今，这缕长发却跟着马心心在似火骄阳的炙烤下，渐渐枯萎。

我要奋斗！我要搬离这间蜗居！

我要告别蚁族！

这时，马心心悲凉地发现，自己尚不构成蚁族的一员——

京城标准的蚁族，是每天蚂蚁般奔波在蜗居与单位之间的人，长年累月；而自己，只有蜗居，没有单位。

这间不足8平方米的蜗居，月租350元，押1付1。

马心心，意外地发现自己这三个月，实现了一个梦寐以求的目标。

减肥了。

当然，马心心的目标高远，把服务对象定在名企，所以遇到的面试官基本上倒也至少西装革履，谈吐自如；道貌岸然，无懈可击。

只是有一天，在一家美国驻华公司，一位长相酷似某自诩“打工皇帝”的男人，先是对她的美貌、学识、综合素质表达了一番赞美后，问马心心能不能适应去外地长期出差。

马心心有些警惕了。

说真话，马心心不太愿意老出差（注意，是“老出差”）。偶尔出差，开阔视野，纵览祖国大好河山，感悟各地风土人情，简直是公款旅游。这待遇，差点儿赶上公务员了。

但老出差，不适合一个女孩子。

不安全、不方便，不利于修身养性。

马心心这样想。

但马心心此时是死马当活马医，仅仅是迟疑了零点零零零一秒，马上很坚决地表态说：



“能!”

她本想说,适当的、合理的、有必要的、不是过于频繁的出差,是可以接受的;但是,如果是属于上述情形中的“否则”的情况,那么答案就是“不能!”

但话到嘴边,她咽了下去。

她知道和用人单位的战争,她注定是防守的一方。

力量悬殊,稍有不慎,非死即伤。

很像那个“打工皇帝”的这个人,得到马心心肯定的回答,甚为激动,竟离开老板椅,为马心心倒了一杯水,然后就没有再回老板椅,而是和马心心坐到一茶几之隔的另一张真皮沙发上。

“哦……那好……来,马小姐,喝水。”

马心心已预感不妙,但事已至此,情不得已。

那人身子前倾,马心心闻到一股抽烟过度的口臭。

“马小姐,这手——真美啊,像葱……”

那小子竟伸过双手,抓过马心心的一只手,放在左手心,右手四指在马心心手背轻轻拍打抚摸。

马心心的胃,一阵痉挛,似要呕吐:她赶紧触电般起身,猛地掉头往外跑。

纸杯子倒在玻璃茶几,水滴一片。

“耶!——耶!”那小子估计没想到结局如此,嘴里抽风般“耶——”个不断。

马心心浑身似有无数芝麻大的鸡皮疙瘩,扩散着,此起彼伏。老的纷纷掉落,新的在趁机生长。

她终于由电梯间冲到大厦的大堂,找到了卫生间,狠狠地搓洗双手,眼含热泪!

这个臭男人!竟敢咸猪手!

从那以后,一想到要去面试,马心心就手脚冰凉,呼吸沉闷,有了心理障碍。

马心心知道自己病了。

但她不知道这病的名称——求职综合症。